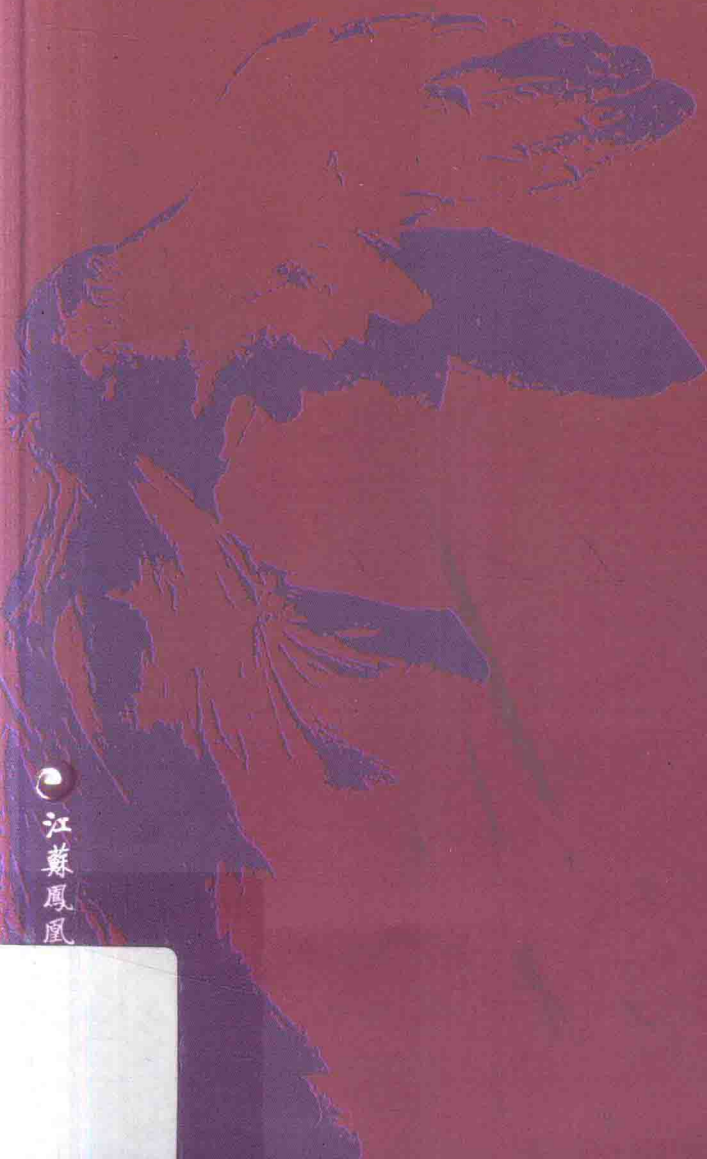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收录集刊

外国美学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27



江苏凤凰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收录集刊

外国美学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中华美学学会外国美学学术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 编
扬州大学文学院

●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美学. 第 27 辑/高建平主编.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99-6291-4

I. ①外… II. ①高… III. ①美学-国外-丛刊
IV. ①B8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4471 号

- 书 名 外国美学 第 27 辑
主 编 高建平
责任编辑 吴文昊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中山印务有限公司(电话 0511-86917818)
厂 址 丹阳市朝阳路 1-3 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6291-4
定 价 5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bs.tmall.com>
公 众 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微信号:jsfhjyfw)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名誉主编 汝 信

顾问 叶 朗 朱立元 陈中梅 钱中文 徐恒醇 曾繁仁
滕守尧

主 编 高建平

副主编 姚文放

编 委 丁 方 丁国旗 王一川 王 杰 王柯平 王瑞书
尤西林 牛宏宝 史忠义 刘方喜 李心峰 沈语冰
宋 瑾 张 法 陆 扬 陈 军 陈定家 易 英
金惠敏 周启超 周 宪 姚文放 顾华明 徐碧辉
高建平 曹卫东 章俊弟 梁艳萍 彭 锋

国际编委 佐佐木健一 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 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Ales Erjavec)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人文研究院研究员, 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阿诺德·贝林特 (Arnold Berleant) 原美国长岛大学教授, 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柯提斯·卡特 (Curtis Carter) 美国威斯康星麦魁特大学教授, 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
理查德·舒斯特曼 (Richard Shusterman) 美国佛罗里达亚特兰大大学教授
斯蒂凡·马耶夏克 (Stefan Majetschak), 德国卡塞尔大学教授
沃尔夫冈·韦尔施 (Wolfgang Welsh) 德国耶拿大学荣休教授

本期执行编辑 高砚平

目 录

德国浪漫派研究	1	浪漫派自然哲学：一种美学现代性方案 黄金城
	21	反讽与辩证法——论黑格尔对早期浪漫派的批判 匡 宇
	36	论耶拿浪漫派的机智观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弗·施莱格尔为中心 徐文贵
经典选译	48	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 [法]雅克·德里达 著 陈 庆 译 牛宏宝 校
	122	关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佛罗伦萨论文，他们的谱系与他们的竞赛（第5节） [德]尼采 著 韩王韦 译
重读美学史	145	克鲁萨的《论美》及其美学史位置 张 颖
	162	美与功用——18世纪“审美无利害”观念辨析 陈 昊
	175	自我表现与自由交流——克罗齐与杜威的艺术表现论之比较 庞 飞

- 当代艺术论辩** 188 东方哲思与约翰·凯奇的艺术哲学
刘桂荣
- 201 从丹托到希基：美的滥用，还是美的
回归？
金影村
- 阅读与交流** 216 实用主义、身体美学与中国文化的对
话——访舒斯特曼教授
姚文放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高砚平 翻译整理
- 223 身体、艺术与伦理——匈牙利塞格德
身体美学国际会议综述
高砚平
- 229 《外国美学》征稿启事

Contents

German Romanticism Studies	1	The Romantic Naturphilosophie: A Project of Aesthetic Modernity Huang Jincheng
	21	Irony and Dialectics: On Hegel's Critique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36	Jena Romantics' Idea of Wit and Its Status in the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cusing on Friedrich Schlegel's Theory Xu Wengui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48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Jacques Derrida translated by Chen Qing and Niu Hongbao
	122	The Florence Paper on Homer and Hesiod: Their Genealogy and Their Competition (V) Friedrich Nietzsche translated by Han Wangwei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145	Jean-Pierre de Crousaz's <i>Traité du beau</i> and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Zhang Ying

- | | | |
|---------------------------------|-----|---|
| | 162 | Beauty and Utility—An Analysis on the Concept of “Disinterestednes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en Hao |
| | 175 | Self-expression and Free Communi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Notion of Expression in Benedetto Croce and John Dewey
Pang Fei |
| Reflections on Contemporary Art | 188 | Between Orient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Cage
Liu Guirong |
| | 201 | From Arthur Danto to Dave—Hickey: The Abuse of Beauty, or Revival?
Jin Yingcun |
| Reviews & Dialogues | 216 | Pragmatism, Somaesthetics and Chinese Culture—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Shusterman
Yao Wenfang Richard Shusterman
translated by Gao Yanping |
| | 223 | A Report On “The Soma as the Core of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litics” Conference in Szeged (Hungary)
Gao Yanping |
| | 229 | Call For Papers |

浪漫派自然哲学：一种美学现代性方案

黄金城

内容提要 现代性及其危机都源于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而浪漫派自然哲学便是对现代性的美学反动。德国浪漫派认为，二元论是现代性之分裂状况的哲学标志，其实质是一种权威性的支配与统治关系，因而，立足于先验主体的自由理念落空了；同时，他们也认为，只有自然与自由得到和解之处，自由成为可能，因而，拯救自由的根本途径在于拯救自然。浪漫派自然哲学通过对物质概念的动力学重构，提出一种有机论自然观和艺术观，最终在“新神话”理念中表达为一种美学现代性方案。浪漫派自然哲学诚然在现代科学中不具有建设性作用，但它触及现代世界的正当危机问题，从而获得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 德国浪漫派 自然哲学 现代性 有机体 审美主义

一、赫尔德的出航

1769年，刚刚出版了《批评之林》的赫尔德并不如意。这本文集让他声名鹊起，但也遭致里加堂区内部的猜忌和疏离。他不想在里加这个商人城镇纠缠下去，于是踏上一艘驶往南特的货船，但他的航程没有明确的目标。他怀揣着这种不确定性出航，只想毫无牵挂地走进世界，去见识世界。1769年6月5日，赫尔德入海远航。

在波罗的海上，赫尔德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而他的脑海中也开始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风暴。这是赫尔德思想生涯的决定性时刻，甚至构成德国现代思想史的决定性时刻。两百多年来，当人们论及浪漫主义运动的发生时，总要把目光回溯到这个

时刻。^① 赫尔德在后来追述的《一七六九年游记》成为18世纪下半期的重要思想史文献,甚至被奉为“狂飙突进的大宪章”。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许多思想主题就孕育在这趟航程当中,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便是——转向自然。

在浩瀚的海面上,赫尔德涌起一股想成为自然哲学家的思想冲动。在游记中,他写道:“在这艘船上,我已成为哲学家——但还是那种哲学家,几乎还没学会离开书本和工具而从自然出发来进行思考。站在这广阔的海面上的一支桅杆底下,就以此为立足点,对天空、太阳、星辰、空气、风、海洋、雨、洋流、鱼和海底进行哲学思考,要是我能够学会这一点,并且找到那种以所有这些事物本身为出发点的物理学,那该多好!”^② 自然哲学的立足点便是生命本身,成为自然哲学家则意味着在本真性的自然体验和自然情感中,将自然提升到精神经验的领域。

在此次航程之后,赫尔德与青年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赫尔德的出航对于狂飙突进运动而言是典范性的,无论是维特游离于洛可可文明,还是浮士德出走于哥特式书斋,这些行动都可以溯及于此。狂飙突进一代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启蒙知性的干瘪和枯燥。《百科全书》这部启蒙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在青年歌德看来,俨然就是一个“大纺织工场”:“打开他们所编的巨帙一看,我们便恍惚踏进大纺织工场中,无数的转动着的卷筒和织机之间,置身于响着嘎嘎嗒嗒的声音,使人目眩神迷的机械以及极其复杂而又彼此密切配合、种种色色不可思议的装置之前,亲眼看见和考虑一下要那么大的麻烦才制成一块布,因而连自己身上着的衣服也嫌弃起来。”^③ 这个知识生产的场景,后来被海德格尔界定为“企业活动”(Betrieb)。^④ 就像赫尔德意图摆脱一切书本和工具而体察自然的生命一样,浮士德也意图从启蒙的知识生产突围,到广阔的世界去冒

① Vgl. Rüdiger Safranski,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7, S.11f. u.a. 17f. 参见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卫茂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11—12、21—22页。

②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 in: ders., *Werke*, Bd. 1,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64, S.114.

③ 歌德:《诗与真》(下),刘思慕译,见《歌德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507页。

④ 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85—86页。

险。可以说，赫尔德的出航，便是浮士德的突围。

因而，转向自然便意味着从启蒙现代性话语突围。现代性的本质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①世界的祛魅进程，也就是世界的合理化进程，它贯穿着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乃至今天)的现代历史。祛魅的世界图景，其实质乃是现代科学所确立的机械论自然观。这种源自于笛卡尔的世界观，通过“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方法论，将物质抽象为广延，进而将广延的空间转化为纯粹的几何空间。整个物理学领域从而被还原为纯粹的数学关系，并最终表达为牛顿的力学体系。在启蒙时代，这种世界观催生出自一种自信可以施用于一切自然、社会以及精神领域的“几何精神”。笛卡尔自信地宣称：如果你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给你建造世界。他由此将世界理解为一台自动机，只要有一个工匠给它上紧发条，它便能秩序井然地运转下去。世界由此也被表象为一座巨钟。钟体现人类技艺的最高典范，从而成为普遍秩序的意象。钟不再被视为神性的创造序列的摹仿，相反地，钟这种机械的人造物成为宇宙之合规律性的解释模型。世界作为一座巨钟，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隐喻，毋宁说在17到18世纪，这个隐喻实实在在成为某种思想规范乃至社会规范。然而，不论这种世界秩序是怎样严整有序，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幅剥离了一切伦理和审美价值的异化图景。而在18世纪后半叶，狂飙突进一代已对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深感不满。在青年歌德看来，启蒙哲学家霍尔巴赫所建构的自然体系，“显出那样的灰色、黝暗，带着死的气味”。^②这是因为，当物质被抽象为广延，被还原成惰性原子时，便被把握为死物。不妨说，自然科学本身便预设着：一个生命体只有被谋杀，才成其为认识的对象。自然科学将生命体肢解为部分，分析为原因和结果，却无法将这些抽象的部分重新联结为一个活生生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就是支配，知识就是权力。因而，梅菲斯特嘲讽道：“谁要想认识和描述一件活物，首先设法把精神从中撵走，然后才把各部分拿到手，可惜！单单缺少了精神的连贯

① 参见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见《韦伯作品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68页。

② 歌德：《诗与真》(下)，第510页。

[……]”^①正是这种对机械论自然科学及其思想效应的不满,促使着赫尔德和歌德转向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因而被理解为自然科学的克服与超越,其使命正在于扬弃自然科学的计算性理智和操作性程序,而其策略则在于用“精神之眼”来看待自然,并重建精神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因之被经验为活生生的生命总体,被经验为精神的生成与发展。

在自然哲学的路向下,赫尔德与歌德乃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著名哲学史家霍夫迈斯特曾评价道,赫尔德是第一个将自然提升为精神经验的人,从而在自然观察领域敞开了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而歌德在这个领域中的地位,则宛如一群行星当中的恒星。^②在他们的指引下,早期浪漫派,如谢林、荷尔德林、诺瓦利斯以及青年黑格尔,都展开了自然哲学研究,这使得自然哲学在1800年前后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二、问题式:从拯救自由到拯救自然

1784年,当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时代精神的本质加以界定之际,这个被称为“启蒙时代”的世纪,已然到了黄昏时分。这也许正印证了黑格尔后来的那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分才起飞。”在19世纪的转折点,批判哲学已无法表达这个时刻的时代精神。相反地,以自然哲学为代表的新的时代精神,开始对那种奠基于笛卡尔并完成于康德和费希特的二元论体系展开正面强攻。

康德立足于先验的“我思”主体,将启蒙的原则界定为“自我思维”(Selbstdenken),并将“敢于认识”(sapere aude)视为启蒙的口号。所以,启蒙的精神本质就在于科学精神,亦即知性(Verstand)。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其“哥白尼革命”回答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从而奠定了科学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基础。然而,这场革命的代价则是,事物被划分为现象与自在之物,世界被

①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见歌德著:《歌德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55页。

② Vgl. Johannes Hoffmeister, *Goethe und der Deutschen Idealismus. Eine Einführung zu Hegels Realphilosophie*, Leipzig: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32, S.1f.

划分为经验世界和本体世界。科学知识只从属于自然领域(现象世界),而无法触及自由领域(本体世界),只关乎事实,而不关乎价值。在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启蒙现代性方案的根基处,已潜藏着价值丧失和自由丧失的危机。当启蒙思想家拉·梅特利将机械论原则推向极致,并从而宣布“人是机器”时,“自由”的启蒙理想便从根本上落空了。为了拯救自由,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自由作理念悬设于自在之物领域。^①这种策略看似为自由在现代科学世界中争取到某种余地,但事实上却是在自然与自由之间设置起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康德才不得不在《判断力批判》中,通过内在合目的性原则来调和自然与自由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康德哲学似乎通过这种折衷主义纠补了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但在根本意义上,康德哲学不过是启蒙现代性方案的修正版本。其根本的思想诉求仍在于确立科学与启蒙在现代世界中的优先性,而其深层的思维方式仍是主体/客体的二元论模式。而这最终表达为费希特的自我/非我。

在后康德语境中,康德的调和方案已经无法满足“哲学需求”。在新生的浪漫派思想家看来,康德虽然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架起桥梁,但无法奠定它们的统一性基础,因而,一切康德主义式的尝试终归是贫乏的。在这种语境中,荷尔德林的《判断与存在》(*Urteil und Sein*, 1795)是一份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献。荷尔德林力图指出,自我意识的同一性(*Identität*),即作为主体的我和作为客体的我的同一性,并不等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性(*Vereinigung*)。自我意识的逻辑原点建立在“我是我”这个判断上。而判断(*Urteil*),毋宁是一种原初的划分(*Ur-Teilung*)。“我是我”这个自我意识的表达式,恰恰表征着“最内在地统一于理智直观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原初分裂”,因为只有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中,也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划分(*Teilung*)之后,自我意识才有自我确证的可能。所以,“我是我”这个命题,是理论上的原初划分。而在实践上的原初划分中,对立干“我”的,本质上不是“自身”(*sich selbst*),是“非我”(*Nichtich*)。因而,自我意识只有作为客体意识的相关项才得以设想,它不可能高于一切对立,相反地,它已经陷于分裂状态当中,从而也不可能成为

① 关于拯救自由的框架性策略,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436页。

统一性的基础。因此,根据只能是存在(Sein),存在是主体和客体的绝对的统一。^①立足于这种原初的、绝对的存在,形成了统一哲学(Vereinigungsphilosophie)的思想方案。

从思想史的视角看,统一哲学集中地表达出浪漫派的时代诊断方案。在荷尔德林的理解中,现代性的本质便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原初分裂”。在后康德语境之下,这种时代诊断形成了强烈的共鸣,无论是此前席勒所谓的“碎片化”(Zerrissenheit),还是后来黑格尔所谓的“分化”(Entzweiung),都同声相求。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只要存在着这种我/非我的分裂结构,就必然存在某种权威性的统治关系。在自然(知识、科学)领域中,它表达为“知性为自然立法”,这是人对自然界的支配,自由(道德、伦理)领域中,它表达为“理性为自身立法”,而这则是理性对感性的压抑。就此而言,自律的道德法则与他律的自然法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浪漫派认为,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扬弃我/非我的二元论结构,重建主体与客体的原初统一性。

在统一哲学中的框架下,“爱”成为一种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原则。“爱”被理解为重建原初统一性的直接方式。爱的关系是“我一你”的关系,不是“我一他”的关系。这不是目的一手段关系,因而也不是统治关系。爱者和被爱者所形成的统一体,乃是相互承认的同类的联合体。爱就是在这种统一体中发现自己的生命情感。爱扬弃了自我与他者的原初分裂,因为自我并不是将他者视为异己的客体,而是视为亲熟的同类。“爱”因之被升华为连通生命总体的原则,与此相应,诸如“存在”“生命”“美”等概念,都成为统一哲学的基本范畴,共同表达着本源性的“一体性感情”(Einsfühlung)。当浪漫派诗人在荒野的自然体验到诗意并重新赋予它以魔魅时,他们在本质上是将自然经验为活生生的同类,而不是冰冷僵死的客体。诺瓦利斯在一个断片中写道:“我们应该将一切转化为‘你’——第二个‘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我们自身提升为那个‘大我’——它同时是一

① 参见荷尔德林:《判断与存在》,见荷尔德林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96—197页。关于手稿《判断与存在》的哲学史地位,参见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乐小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436—458页。

和一切。”^①自然的浪漫化，本质上就是自然重新被理解为一个“你”。自然哲学的问题式，就在于如何重建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

在这里，康德的自由理念仍然是绕不开的话题。尽管康德后学对乃师有诸多不满，但他们始终确信，“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②所以，如何在统一哲学的框架下重建自由理念，便成他们首要的致思方向。这种问题式在《最初的体系纲领》^③中得到一种框架性的表述。《体系纲领》的理论出发点，仍是自我规定的绝对者。作者认为，未来的形而上学必须作为伦理学而出现。这种伦理学乃是一切理念或实践悬设的完善体系。而首要的理念便是作为绝对自由的本质的**我自身**。而与这个理念同时出现的便是**世界**。然而，作者并没有在我/非我的框架下把这两个理念理解成对立的。相反地，他让这两个理念产生于虚无——“唯一真实而可设想的是从虚无中的创造”。^④这种构思的别致之处在于，通过我与世界在创造序列中的对等性，我与非我在起源中便是一致的。这种构思反映了统一哲学那种源于康德而又超离康德的思想旨趣。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试图缔结自然与自由的亲和关系，但他只是在反思性判断力的意义上将自然合目的性限定为一种调节性原则（即不是构成性的立法原则）。在伦理神学的意义上，世界可以被这样理解，即它**好像**是为了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而被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没有人，这整个创造都将是一片荒漠，是白费的和没有终极目的的”。^⑤

① 诺瓦利斯：《百科全书》，见刘小枫主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180页。

② 谢林：《致黑格尔》（1795年2月4日），见苗力田编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40—41页。

③ 自1917年罗森茨威格发现这份手稿以来，手稿的作者问题，仍是争论不休的公案。但无论作者是荷尔德林、谢林或黑格尔，这份手稿所表达的，无疑是他们这个“无形的教会”所共享的观念。而荷尔德林的统一哲学对于手稿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无疑的。

④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in: Rüdiger Bubner (hrsg.),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Studien zur Früh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 1973, S.263. 参见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81页。另参见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第16页。

⑤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99页。

然而,《体系纲领》的作者,其理论意图不仅仅在于,在反思性判断力的层面上实现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相反地,其思想诉求在于,让自由和自然在绝对者中获得最终的和解,因而自由获得了自然,从而,自然也获得了自由。在这种诉求之下,伦理学作为完善的理念体系,便内在包含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哲学。因而,《体系纲领》完全是立足于创世精神提出问题:

在这里我将下降到物理学领域;问题在于:一个世界如何必然为了一种道德存在者而被创造出来?我要想为我们那在实验中艰辛踟蹰着的物理学再次插上翅膀。

于是,如果哲学给出了理念,经验给出了数据,那么我们最终就能大体获得这种我期诸后世的物理学。现在的物理学看来无法满足一种创世精神,我们的精神就是或应当是这种创世精神。^①

简单地说,《体系纲领》的问题式便是,自然何以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现代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将自然现象还原盲目的自然因果性,完全无法满足创世精神。^②所以,作者认为,未来的物理学应当把经验材料奠基在理念或实践悬设的基础上。换言之,自然科学所导致的价值丧失必须在一种作为伦理学的自然哲学中得到弥补。这是浪漫派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式。在这个意义上,诺瓦利斯写道:“物理学的第一章属于精神世界。自然不能在静止中,而只能在趋向道德的进步中得到解释。自然终将不复存在——它应该逐渐过渡为精神世界。”^③

在这种问题式之下,青年谢林在1797—1800年间集中展开了自然哲学研究。一般而言,谢林的自然哲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① [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a.a.O., S.263.

② 参见康德的著名论述:“[……]有一点是完全确定的,即我们按照自然的单纯机械原则甚至连有机物及其内部可能性都不足以认识,更不用说解释它们了;而且这是如此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哪怕只是作出这样一种估计或只是希望,即有朝一日也许还会有一个牛顿出现,他按照不是任何意图所安排的自然规律来使哪怕只是一根草茎的产生得到理解,这对于人类来说也是荒谬的[……]”(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53页。)

③ 诺瓦利斯:《新断片》,见刘小枫主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第153页。译文略有修改。

在第一阶段，谢林试图将自然动力学自然观奠基于费希特式的“绝对自我”上，其主要著作是《关于一种自然哲学的若干理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1797)和《论世界灵魂》(*Von der Weltseele*, 1798)。在第二阶段，他径直认为，自然本身就具有先验自我的那种绝对能动性，主要著作是《自然哲学体系纲要》(*Entwurf eines Systems der Naturphilosophie*, 1799)。^①当然，这两种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谢林的自然哲学研究中，洋溢着一股“返魅”(Wiederzauberung)的理论冲动，那就是赋予自然以精神，就像上帝为亚当体内注入精气一样(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为了解除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与统治，谢林将自然纳入自我的畛域，从而将自然转变为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早在《论自我作为哲学的原则或论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者》(1795)中便断言：“若要拯救你们的自我之不可移易的同一性，你们就必须同样必要地将非我[……]提升为同一性，并同化于自我。”^②谢林属意于精神与自然，亦即主体与客体的原初统一性，并将之理解为绝对者(das Absolute)，即“绝对观念之物与绝对实在之物的无差别”。^③他相信，无差别原则作为统一性原则，是一切哲学的出发点和一切认识的最高原则。但它无法通过哲学反思而得到证明。因为它是无条件的，超出客观证明的可能性，其明证性排他性地关涉自身，因为它本身就包含了我们一切知识的实在性根据。绝对者作为无差别，这并不是说，它是由主体和客体这两种自在的、可加以区分的实体结合成的统一体。毋宁说，在绝对者中就存在着主体和客体，而主体和客体只有从这种无差别出发，才能得以理解。绝对者对于谢林而言，本质上是纯粹同一性，即不依存于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同一性。这是在莱布尼茨的立场上，确立了自然(非

① See Frederick C. Beiser, *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 (1781—180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29—530.

② Schelling, *Vom Ich als Princip der Philosophie oder über das Unbedingte im menschlichen Wissen*, in: Karl Friedrich August Schelling (hrsg.), *Sämmtliche Werke*, Bd. 1, Stuttgart und Augsburg: J. G. Cotta'scher Verlag, 1856, S.193f.

③ Schelling,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in: Karl Friedrich August Schelling (hrsg.), *Sämmtliche Werke*, Bd. 2, Stuttgart und Augsburg: J. G. Cotta'scher Verlag, 1857, S.60.